

无尽的爱

□施德威

农历1999年九月十五日,母亲走完了87年的人生历程,与世长辞。她虽已离开我们20个年头了,但其音容笑貌时刻浮现在儿孙们的眼际,谆谆教诲一直回荡在儿孙们的心间;其拳拳之心、殷殷之情,早已融入儿孙们的血脉之中,化为不断前行的人生动力。

母亲出生于长江边一个普通农家。她12岁那年,外祖父不幸患病去世,所幸继外祖父待她如同亲生,外祖母又对她百般呵护,也许正是这一充满爱心的家境,在她稚嫩的心田里种下了爱的善根。而自母亲与父亲结婚成家后,母亲的爱心便在日常生活中源源不断地释放开来。

尽管那时家境窘迫,母亲总和父亲一道,把全家人的饮食起居料理得有滋有味。每年元宵节下午,她做好米面,精心制作各种印花糕,而出自她手的十二生肖物品,更是惟妙惟肖,让乡邻们赞叹不已。我在上高中寄宿时,母亲常步行十多里路,把用心制作的汤圆、烧饼送到学校。我每周日回家,母亲便把准火候炒好焦麦屑,让我带到学校,还反复叮嘱同学们一起尝尝。每晚自习后,宿舍中常弥漫着这一美食的浓郁之味。

然而,母亲一生中也有“巧妇难为无米炊”之遇。我5岁那年秋季,“大跃进”声浪阵阵,我们常常食不果腹。有一天傍晚,我和8岁的堂兄一起,来到正在“大兵团作战”的挖山芋田里,胆怯地渴望着一堆诱人的山芋。母亲见状,悄悄地做了一件她难堪的憾事。她瞅准无人关注的间隙,快速地将两个小山芋用围腰布擦了一下,塞到我俩手中,让我俩躲到山芋藤堆中去啃。哪知我刚咬了一口,一位不知情的妇女举起钉耙去拉山芋藤。母亲顿时惊呼:“有小孩!”说时迟那时快,钉耙齿已从我上唇进下唇。一向见血就晕的母亲,飞快地扑过来,一手按住我的嘴,一手使劲从我嘴上拨出钉耙齿,尔后立即把我送到诊所。据邻居们说,当时母亲围腰上尽是血,她却一点也不害怕,一个劲地求人帮忙。也许老天有眼,我没有感染。母亲也没怪罪那位妇女,只是说了一声“你也不是有意的”便完事了。

更让母亲无奈的是,“大跃进”之后两年,集体食堂早已填不饱家人的肚子,母亲实在没法,就让精于木工手艺的父亲在晚上做了一张小矮凳,偷偷送给食堂会计,以此换取一点焦锅巴。母亲又用旧帐纱改了一口小网,将焦锅巴作为诱饵,一大早乘人不注意时,到小河里捞了些小鱼,洗净后制成一块块鱼饼,让全家人充饥。春天到来时,又到麦田里割一些嫩草,在小河边采集野生的马兰头,千方百计为一家人解决生计。

无论哪个年代,处于什么生活状况,母亲都用精巧的手艺,把全家人打扮得整洁大方。她可以“一朵棉花做到头”,从纺纱、浆纱、染纱到经纱、织布、

裁剪,样样拿得出手。每当我们穿上崭新的土布衣服,睡着不同花式的土布床单,一股暖暖的爱意便涌上心头。

母亲对儿女的关爱,不仅体现在日常生活的照顾,更让我们终身受益的是坚持送我们上学读书。解放前,尽管家中拮据,她执意把哥哥送到“洋学堂”,从小学一直到县城读中学,而后哥哥有幸成为解放后所在公社第一个大学生。对于姐姐,母亲也一视同仁,让她从小学读到中学,这在远离集镇的偏远农家,也是少有的举动。当时,她听姐姐说三厂中学寄宿条件不太适应,十分心疼,便到学校周围挑选了一家农户,让姐姐在那儿借宿,并时常去探望。在我求学的每个关键时刻,母亲总以她特有的方式,想方设法给予助力。我小学毕业考初中的前夜,母亲怕我误时,让我睡在屋前台子上,帮我盖好被单,整夜坐在我身旁不停地摇扇,一边驱赶蚊虫,一边送来凉风。1969年初中毕业之后已取消升学考试,上高中要靠推荐,所在大队只有两个名额,母亲领着我多次去找所在大队的一位公社干部,求他帮忙。那人被母亲追得有点不好意思,只好把我作为“备用生”。母亲对此应付之举竟也十分当真,开学前,每天陪我冒着烈日前往红旗中学门口等候时机。直到十多天过去了仍杳无音讯,我急得哭了起来,母亲连忙好言安慰,还到学校教务处求助。在那儿值班的宋老师表示,录取名额早已满了,都是公社领导做主的,校方也无能为力。母亲不灰心,陪我又去了好几天。等到第三个星期,宋老师透露一个信息:有一个学生因故退学,快去找公社干部。母亲马上领我找到那个老乡说明原委,他也不好推托,于是同意了。我虽比同班同学迟到二十多天,但终于如愿以偿。

1975年春天,我被推荐到南通地区“五七”农业大学(南通农校)读书。母亲本来十分高兴,但当她看到县领导给我们每人送了一把铁锹,不由地涌出泪水,不解地对我说:“上学要送钢笔的呀,怎么送这个东西,看来还是脱离不了老土地。”结果真的被她言中,我毕业后仍是“社来社去”,没有跳出农门。直到恢复高考后,我把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捧到她眼前时,她才开心地笑了。

母亲心中的爱,还不断放大到了孙辈们身上。当年,在上海工作的哥嫂喜添双胞胎女儿,但苦于没有时间照料。母亲二话没说,先把只有一个月的大孙女带在身边,过了半年又把二孙女接到乡下,两年后又把大孙子接到乡下抚养。我那阳刚过十岁,乡下家中老小七口人,母亲和姐姐天天要在生产队出工,还要悉心照顾我们,忙得不亦乐乎,却从没一句怨言。

我儿子出生后,我忙于工作,后又去上学,妻子还要上早中班,母亲不顾古稀之年,仍和父亲一起,把小孙子带在身边。在我儿子高中毕业之前,母亲好几次对人讲:“只要小孙子考取大学,我口眼也可以闭了!”后来果真如此,在我儿子上大学一个多月之后,母亲便驾鹤西去。

玉兰
一瓣

山村的早晨

陈顺源

现实主义和象征主义结合的“宁馨儿”
——浅谈冯新民诗集《玻璃门》的艺术风格

□梁天明

在当代这个非诗的时代,读着冯新民坚守的象征主义诗歌,我感触良多。为何他能从濠河之畔文峰塔下走进诗界,走进读者的内心?为何他能将每个中国人都熟悉的李白、白居易、柳永、苏轼、秦观、李清照、岳飞、辛弃疾……心生疼痛地糅进诗里?他对理想的痛苦追寻是他的精神高地,《玻璃门》这本诗集里有担负和养分,有坚韧和慷慨,是无声的呐喊,是有形的苦涩,是持久的热爱,也是浓郁的无奈……切近却又苍远,精细却甚辽阔,凝结着他的象征主义诗歌的承载力和独特价值。《玻璃门》的诗歌创作主要集中在近一两年,可以看出,他的诗风更加成熟,对生命的探寻与人类灵魂的展示,使他的诗作达到了象征主义诗歌艺术的一个高峰。

象征主义追求高于现实世界的丰富心灵世界及其内在生命力。读一读《中秋词》,可见冯新民的诗歌同时具备了两种不同的精神向度:迎拒与挽留、温暖与寒冷、现实与记忆、疼痛与慰藉。其因一方面来自诗人对中秋生命的温暖而失落的情感与记忆,另一方面则来自唐诗、宋词、元曲、李白、杜甫、婵娟甚至月色,在现实的压力、时光的流逝和温润的情怀的丧失境遇下的分裂与伤痛。

老家

□卢晓冬

我们一直把位于南通市中心惠民坊的祖父祖母的家称为“老家”,因为那是我们小时候回到南通市的第一个家,又是爷爷奶奶的住所。当年父亲单位分到新公房时我们一家四口就搬走了,但我因为当时在南通中学读书,离新家太远,每天的中午就在爷爷奶奶家休息,直到高中毕业到上海读大学才离开。

这一晃就是几十年。我走之后我的小姑娘一家搬进老家居住,后来爷爷奶奶相继去世,后来的后来又租给了某某。

仿佛这几十年我也不知道都忙了些啥,心不在焉的,有一次回老家去看了看,很破旧,心中有些伤感,也来不及多想。

这次回南通看父母又去看看老家。父亲虽然高龄,却一直在为老家奔走忙碌。“六桥堂”是祖父的忘年交,热爱诗词文化,愿意把老家修复修缮。我随着父母进了老家,看到的情景让我有些眼熟了,不禁想起了小时候的一草一木。

正是这种历史、生存和现实在诗人的内心和背脊上洒下了无尽的芒刺,是冯新民象征主义理想和他的诗行,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经历着难言的阵痛。

象征主义追求一种“创造读者”的自由的艺术创新。象征主义诗歌要选择趣味高雅的读者与之对话,同时要通过形式的探索和实践,打破读者旧的审美习俗和惰性,培养和“创造”出有创造性的新读者。

不难想象,一个背上满布时代和生存的芒刺,而内心里反复咀嚼苦涩草根的诗人,所写出的诗句肯定是用汗水、泪水、苦水和血水融合而成的!冯新民《中国古典音乐札记》和《唐宋名家词选》,我读到他的象征主义诗歌的一种时时存在的音乐化。冯新民曾经说过:“诗是一种语言的艺术,某些文字的组合能够产生其他文字组合所无法产生的感情。”这就是他的象征主义“诗情”。这一批诗,讲求音乐之美,不仅指节奏感、旋律性,而且具有音乐那样的协调性、严密性和整体性,用音乐语言来思维。

象征主义诗人在精神上有着强大的凝聚力,高度重视个性、个体的内心活动与反应,人之为人的独特性,力图重建个体

的精神史。

我比较欣赏《屈原问渡》,这首小诗具备了象征的隐喻性。在这里,隐喻是象征的基础;象征又高于隐喻,是隐喻的提升,比隐喻更深刻、完美和动人。《屈原问渡》全部诗的色彩、诗的声音、诗的形式,或者是因为诗的力量,而给人深远流长的联想,会唤起一些难以用语言说明,然而却又是精确的感情。

象征主义诗歌充满艺术个性,总有一种独特的晓畅之美,在升华的诗境中,让人同悲同喜,保持对生命的敬畏和警醒。

看似浅白的表述,不代表诗意的浅薄,相反,能用浅白易懂的语言表现出无限宏大的意境,才是诗的最高境界。在物欲喧嚣的时代高举着诗歌和灵魂,在时光的暗处不懈的勘探、探询、挖掘。他在诗歌中反思、辩难、诘问、展开,从而营造出现实主义和象征主义结合的诗境,而且极具张力和效果。

一个诗人,就是一个生命的耕耘者,一个灵魂的探索者,一个精神的引领者,一个心灵的挖掘者。一个优秀的诗人,应该有深邃的思想、敏锐的思考、丰富的想象和独立的精神,对民族始终怀有一份热情、悲悯、责任和关怀。

这就是冯新民,这就是冯新民的象征主义诗歌。

灯下
漫笔

听你

——11月17日与王永昌老师对琴有感

□张惠琴

你一抚琴
花儿就呼啦啦开了
雨点沿着玻璃滴答地下来了
鸟儿也扑棱棱地飞来了
你一抚琴
我就找着自己了
我把不安关在门外
我把自由置于琴弦
苍健的树根样的手指
落在弦上
高山巍峨你举重若轻
梅花朵朵你沐风澡雪
皓月之下
任轻风抚过松针
任松果掉落额前

汉时的叹息
唐时的雁鸣
抹去了时间的痕迹
梧桐树叶一片片飘零
雪落之声、秋虫蛩蛩之音
一切幽微处皆显现
我成为你指尖的蝴蝶
在凝练剪影般的边关驻足
在梵音袅袅的梦境踟蹰
吟猿啸注何以风雷叱咤
抹挑勾剔唤来青山绿水
秩序中放浪形骸
不羁中张弛有度
今夜,有东坡遗世而独立
今夜,有屈子搔首九问天地

紫琅
诗会芬芳
一叶

也有些纠纷。

我们当初回到南通,住进老家的几年,我母亲是不高兴的。父亲深爱母亲,母亲漂亮能干,但婆婆对待媳妇又是另外一码事了。母亲几乎几十年都在抱怨此事,我小时候不谙世事,虽然住老家时间长,却也为此恨祖父。但如今时过境迁,我也有了自己的公婆,反过头来想,又怎能让祖父在那年头就是个开明人士呢。

高中三年,我在祖父家吃中饭。祖母有一道菜是别的地方没吃过的:螺蛳挑出来,蛋打发做蛋丁,茨菰切块,烧汤,很是鲜美。还有奶奶烧菜好用淡菜,很好吃。家中的筷子都是用的象牙筷。祖父则是一个人吃,饭菜端到书房的。

吃完饭,我便在堂屋按母亲的要求开始读书了。我的课本下面往往藏着从祖母房里偷出来的《红楼梦》之类。那时见祖父宾客如潮,很多学生、朋友以及仰慕者,在祖父的书房里“平平仄仄仄平平”。而堂屋四壁都挂着诗词对联与画作。

几十年恍惚过去,世界在变又仿佛没变。老屋依旧在。